

史記

卷八十七之九十一  
列傳廿七之卅一

辛亥

李斯

蒙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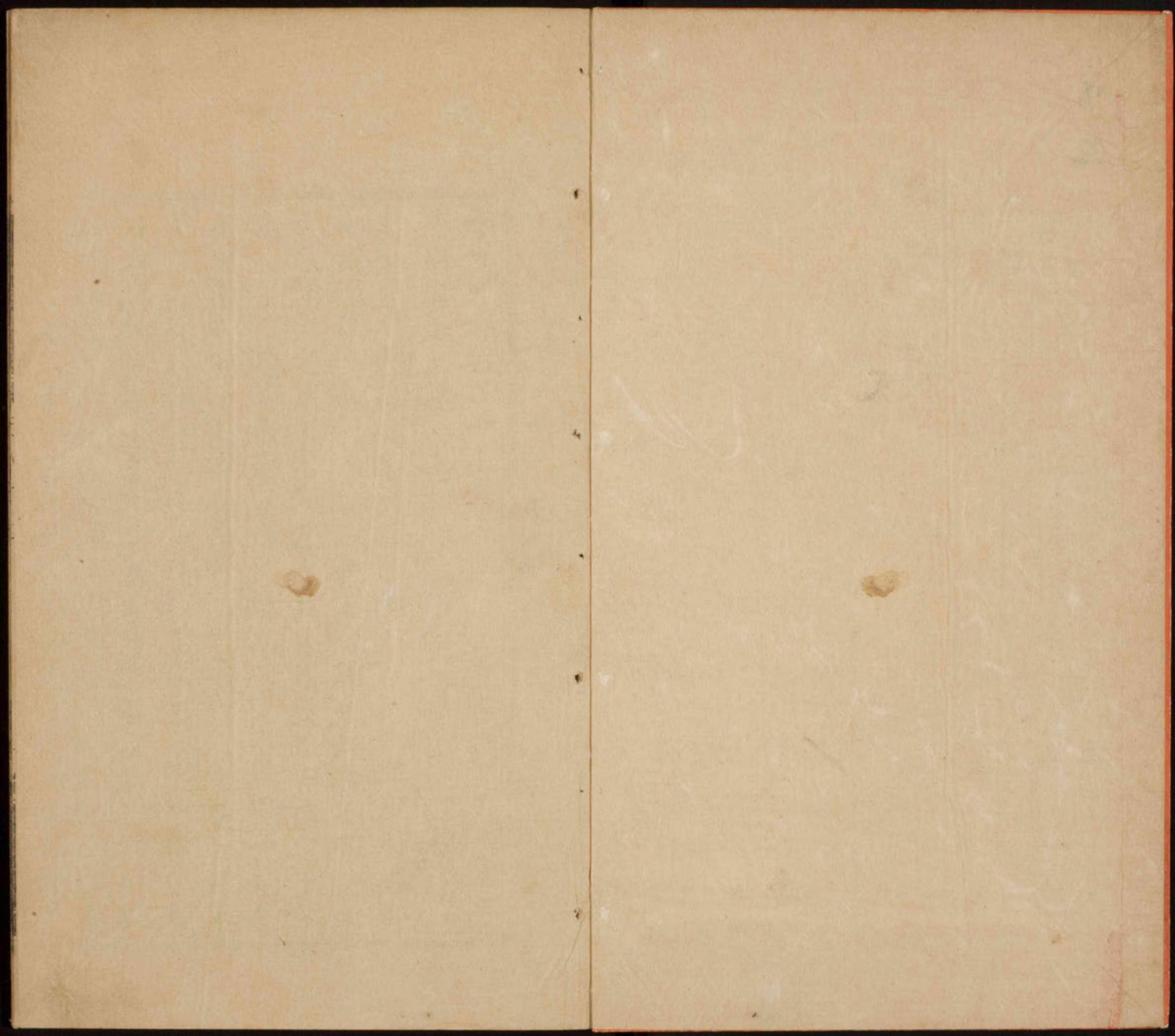
張耳

陳餘

魏豹

彭越

黥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古蔡國周武王弟叔虞之封地

平侯徙新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

侯

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

曰

楚上蔡

年少時爲郡

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

劉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繩近人

犬數驚恐之

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

見人犬之憂

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

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

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

萬乘爭雄

劉

今秦

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強主以事之於文紂廻非也

劉

今秦

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

時存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

劉

今秦

之時存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

劉

今秦

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

史記卷六十七

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

楊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形而能強行也。故詰莫大於卑賤。

正義曰：呼后而悲莫

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

正義曰：言

謾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訖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爲，此非士

之惰也。

索隱曰：非者謾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任

索隱曰：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

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

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強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

李斯列傳

卷之三

七

民星等

四

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大功而遂忍之，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

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兼，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

正義曰：秦孝公東王文武昭王卒文王莊襄王。今

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不足爲難也。今若以婦掃除竈上之不淨，足以滅諸侯。

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

周易曰：言秦國資東井六國君敗除竈上塵垢，言其易也。

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

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

正義曰：鄭國渠

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隴郭曰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素作

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

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索隱

日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始皇十年

臣聞吏議

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

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

仕於虞

夫人勝於秦奚立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

云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

布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

迎蹇叔於宋

索隱曰秦紀又

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

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

十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逼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北收上郡

正義曰惠王十五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

正義曰惠王十一年

取地六百里

三年攻楚漢中

包九夷制鄖郢

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

地理志南郡江陵

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渠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汎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

續文苑注華陽君李交  
秦逐之  
正義曰華陽車游矣  
華陽蕉譜注華陽李子

記叢書

卷一百一十七

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閩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地志云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立在隨州隨縣北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立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

李斯列傳

續當下梢

紳皆駿馬名○索隱曰建翠鳳之旗樹靈鼈之鼓鄭玄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可以冒鼓也隱曰駿音決騾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駿騾爲駕廣雅曰馬属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駄騾不實外下陳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晏子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索隱曰宛珠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瓔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文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繡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他

平義下陳謂下等陳  
講曰丹青丹青碌青之  
列之

周下例

履下護通作護下下護下

同

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秦之聲也

索隱曰說文云磬汲缶也音於貢反缶

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缶音甫有反

鄭衛

桑間昭虞武象者

索隱曰昭字一作韶字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磬

叩缶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

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

秦者去爲客者遂然則是所重者在

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

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

李斯列傳

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莫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退而不敢西向襄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  
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  
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  
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  
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  
逐始皇始皇使人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  
逐至驃邑得還

相一乍定

或言青臣

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始用反重者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索隱曰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

李斯列傳

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恭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謠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燭除去之令到蒲三十日弗去黥爲城且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備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

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  
間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

也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

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  
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子蒙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從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也病  
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

荀卿今御列奉行  
國學紀聞王充新序  
辨士遺章邯書曰十八子  
書在善文中指是善文  
五十卷杜預撰

李斯列傳

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  
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官者五六人知始皇崩  
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  
之置始皇居輶輶車中徐廣曰作輶車一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官者輒從輶輶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輶輶車如今喪車也如淳曰輶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孟康曰如衣車  
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  
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  
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撫  
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  
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

輶輶輶車之反覆車之

抄本衛宏黃贊私載  
是傳于文書

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譖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謂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彊因人

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志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狼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

李斯列傳

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

抄本大行  
言不真  
故本

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  
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  
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訛於口，盡禮敬士。秦之  
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訛，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  
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  
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  
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  
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  
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  
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  
物作此。周易子之書而作此。相高誦之，不苟能易此言也。

李斯列傳

周易子之書而作此。  
行鬼神辭之見末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水搖者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  
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  
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水搖者。索隱曰：謂水洋而搖動也。是謂水洋而搖動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  
位。正義曰：謂小人也。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不聽此子囚箕子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  
諫者國爲丘墟，遂老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  
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指是人，人道守高順，豈能爲逆謀？故文安足爲謀也。高  
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乖，君聽臣之  
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  
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  
謀之。

三世甲生奚齊，晦子子

洋

子子子

子子子

子子子

子子子

以第已

讀下註

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  
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  
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  
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  
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  
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  
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  
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  
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  
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

李斯列傳

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  
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  
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兆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  
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  
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  
陽因寧州羅川縣之邑也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  
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  
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  
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  
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

胡亥曰決裂字次裂文  
裂闊之際莫能以寸喻秋小之

胡昌死漢後曰昌之傳  
類篇音升始翻破之  
故周之社伯固經李本  
舊京兆宣帝改曰杜後  
柳公子高於先帝寫子  
等臣

寫下謂

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弟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李斯列傳

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斂死於杜。史記正義曰：杜音貯，格反。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字異耳，牒謂裂其支牘，而殺之。古今

○索隱曰：斂音宅與牒同。古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樊噲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

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林○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反粢者稷也糲音郎葛者糲粟飯也一作澑啜土鉶徐廣曰啜音郎葛一作澑一作溜啜土鉶徐廣曰啜音郎葛一作澑音雖監門之養不斂於此矣

徐廣曰斂音嘗一作斂推也

索隱曰尔雅云斂盡也言監

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

河曲九防

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爲隄防

決渟水致之海

徐廣曰致一作放

而

股無胈

胈皮膚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

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

李斯列傳

抄後案  
重闈  
相屬傳者詔擇不絕

卷之三

此書一篇以督責字  
為他皆人

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善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

以刑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

以刑督責之

卷之三

十一

此書一篇以督責字

集賢院雅部誕告日嘒  
音資唯千韓反利人曰  
寒加字唯香華反雅  
謂學行雅忠文烏之義  
為雅仰仰自始見之

周易紀聞解卷一百一  
於衛者為孔子曰知  
治之道以商鞅之法為  
解人託于仲尼法家侮  
聖言如此

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  
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  
謂大繆矣謂之爲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  
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  
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黠也韓子云弱之法  
無格悍奴僕也棄灰於衛者刑子責以爲重問之仲尼曰  
灰棄於衛必潘人必怒怒則闔閭闔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  
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

取  
聖義曰錄金銷金熟不可

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  
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  
是也釋尋常錄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錄美也

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  
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  
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  
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天下爲  
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無  
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  
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  
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  
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  
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  
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

李斯列傳

馬下耶

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  
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

必轉足取攫故人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

故

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

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攘李不輕犯也許慎曰攘李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攘李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許云牂羊墳首兄也平漸則易涉故跋羊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夫攘李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以言跋峻則難登故攘李難五丈之限毛傳曰狃曰牂羊傳曰狃曰牂羊謂塗之勢異也索隱曰脩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塗音漸平漸則易涉故跋羊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

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茲

李斯列傳

言慈母愛深不戒  
子若足敗子也

開

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且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輒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誠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浮康之虧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列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

集覽掌故力角反  
草草起放之

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

李斯列傳

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也如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旁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

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

正義言在相幼少無以故曰哉

因子故通

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

德縣近縣之上秦頽相近

李斯列傳

詒行新兵秋平松

遇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殼抵優俳之觀應劭曰革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李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賴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競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殼抵即角抵故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

侯下候

明三省曰余觀李斯書意正以  
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指  
韓安以身解厄而亡韓之事  
警勸之解安之時其臣多有  
韓亡者特次其事月期年韓  
亡同時而韓亡亡國之事接  
乎胡亥之日固當謂假塗  
不遠之策陽於數百載之  
下議其說為勝百年

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  
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牢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  
其志若韓亡爲韓安相也索隱曰：「凡亦作起並音怡韓  
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  
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  
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  
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

李斯列傳

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始二世已前信趙高  
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而已  
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  
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東縛居囹圄中仰天而  
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  
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患者非也今吾智不及  
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  
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  
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  
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

胡子榜音款客聲之孫  
胡亮考案之名自經服  
自經以及而狀其罪之勝  
音符

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  
於昆弟不顧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  
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  
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  
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  
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  
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陁隘  
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  
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

李斯列傳

胡子榜音款客聲之孫  
胡亮考案之名自經服  
自經以及而狀其罪之勝  
音符

官闖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智韓弱魏破燕趙夷  
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  
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  
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  
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  
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  
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  
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

胡曰秦當者獄具而秦當  
處其罪之

反

通鑑延更斬五刑論明往  
班志秦法當三族名皆先  
其首施其骨肉於市其部  
縣斬斬危石苦叔之墓  
諱云誰名人死斬石謂之  
吳丘刑

謂昌以具得入禁中故曰  
中丞相

謂昌以具得入禁中故曰  
中丞相

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  
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  
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委爲反辭二  
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署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  
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更二族李斯已  
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  
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  
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  
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  
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李斯列傳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  
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  
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  
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訴詔衛士  
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  
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  
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  
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  
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  
聽事與官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  
令韓談刺殺之使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

正義序音疏

明星圖印以平擊乘制傳  
國寶文

勸戶獎勵  
二女說法  
推勵開  
正義序音疏

通鑑三川  
守由者至  
則五之  
御親親言  
俱執手之

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

自係其頸以組降輶道旁。

正義曰：輶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

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蓆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李斯列傳

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  
天謂趙高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黃氏曰：斯以無道殺天下，趙高亦以無道殺斯。此天之而自託以寄死而已。愚平始殺于世，秦紀承載小異。  
高引董上殿：欵壤者，互植天地陷之事同。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

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邀又自  
鄒氏音五到反

高及正義曰謂靈  
驁

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

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

韓取城臯滎陽作置三川郡

一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

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五年蒙驁攻魏取二

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

武子曰恬

恬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

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

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

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

正義曰謂靈  
渠及勝等州

築

抄延袤表廣袤表卷之

長沙之

卷之

九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徐廣曰

至遼東正義曰

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

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

山徐廣曰五原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逶迤

蛇而北暴師於外

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

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

隱宮徐廣曰爲宦者

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

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

胡曰蘇刑顯於市朝宮刑在

於隱宮故曰隱宮

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壯壯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

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

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

蒙恬列傳

名

徐廣曰

敢赦之復其

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敏於事也

一作敏

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

正義曰九原郡今

勝州連谷縣是

直抵甘

泉

正義曰宮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塗山堙谷

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

索隱曰並

北走琅邪

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

鄒道

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

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

雅

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

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

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

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

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  
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  
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  
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  
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臾謂以臣愚意不若  
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  
誅之索隱曰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前已  
擣山川至代而繫之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  
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  
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  
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母忠臣而用  
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索隱曰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  
君徐廣曰無此字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  
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  
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名令蒙毅曰先主  
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族  
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  
得先主之意則臣必死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  
蒙毅言已少事弟皇順旨蒙恩幸至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  
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蒙恬列傳

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  
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  
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母忠臣而用  
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索隱曰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  
君徐廣曰無此字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  
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  
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名令蒙毅曰先主  
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族  
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  
得先主之意則臣必死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  
蒙毅言已少事弟皇順旨蒙恩幸至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  
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平素平兄律及平猶不友之

謀非敢節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  
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  
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  
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  
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  
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  
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  
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急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蒙恬列傳

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  
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  
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  
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  
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  
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  
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  
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  
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五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  
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內陵之道也夫  
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

穆惠於穆之爲繆信  
秦穆公傳加繆公傳加此周穆王  
不作繆音不惟義

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乃本乍遠

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壘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

蒙恬列傳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商代日抄活世將秦殺天下  
之不知眾之莫大於殺之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高自序傳云余謂陳餘以子房宋襄陳相與鼓起逐漢亡楚列焉漢家諸侯而或見殺而族不光誅戮所以能秦之相將之耶

本元陳餘二字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瓊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

母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士無也命名也逃匿則消除名籍

故以逃爲士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

外黃富人文甚美

嫁庸奴立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士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

耳非里客乃官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爾歟之

漢書列傳二

蒙恬列傳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吉陘漢章帝改曰

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

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

刎頸交

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頭無悔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

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

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

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里正備

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蹣

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張耳陳餘列傳

封齊對文

族云是自是陳角許林掌門之人向閭里考全水覓餘耳之

索隱曰穿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詠更別求也

陳涉起薊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

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

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母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

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

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縣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隣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其地與黎陽對岸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陽斯五嶺臨賀桂陽揭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多取欲乞利多予一倍取

張耳陳餘列傳

集韻章字文之  
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士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范陽書曰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

劉蕡謂注相連字未詳傳  
子下有傳廣注傳子似為句  
人名誤乎更故傳子李奇曰  
肢中其文相連之

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傳音裁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急遣臣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

張耳陳餘列傳

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鄭至陳而王非必

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瓊曰方言云介特也不主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母失時  
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武臣乃  
 聽之遂立爲趙主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  
 騞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  
 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  
 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武臣曰王王趙兆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

## 張耳陳餘列傳

於趙願王母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  
 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鷺略上黨韓廣  
 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  
 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  
 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養者也公羊傳曰  
 焚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  
 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間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  
 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齋卒乃笑曰

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華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  
索隱曰杖音文筆音之委反

此亦各欲南

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

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

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

滅燕

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

常山

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

秦

張耳陳餘列傳

兵塞

井陘

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

赦良罪貴良

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

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

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子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

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

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驥趙人多爲張耳

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

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謂案

張晏曰趙之苗裔

立爲趙主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

羽改曰襄國

李

徐廣曰正

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

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

徐廣曰正

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

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

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

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

餘使張鷺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

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

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

曰十中冀

一兩勝秦

陳餘

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令必俱死如以肉委

餓虎何益張鷺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

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張鷺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

是時燕齊

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

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

十二月也

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

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

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鷺陳澤

所在陳餘怒曰張黽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爲輩去將哉索隱曰、案重罰難也、或云重惜也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韋昭曰、雅素也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比辭出國語、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韋昭曰、雅素也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張耳遂有郤韋昭曰、雅素也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

張耳陳餘列傳

云雅故也常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人多爲之言項羽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蜀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武銘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

正義曰  
時撰天文八卷  
五星歲星熒星天白辰星  
填星也

漢書麻無野字

野不广

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張耳曰：羽既強盛，又為所

立，是以狐疑。甘公曰：文頴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是劉歆七畧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

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

漢

十月，二年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

徐廣曰：二年也。

張耳謁漢王，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

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

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

張耳陳餘列傳

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矩，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音灼。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夏，漢書四年夏，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主。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後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韁蔽。徐廣曰：蔽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臣趙相。趙相貫高祖六十餘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不平之氣也。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

正義曰：贊高等賢，充乃有。不平之氣也。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抄文解說

州人謂懦弱爲孱常昭曰仁謹兒○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兒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

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

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

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

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

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

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

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

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入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

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曰爲供置也○索隱曰文頴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

張耳陳餘列傳

畢之置廁更置廁正之次名之置廁十枚置廁

西

人於廁壁中謂之置廁廁者之廁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廁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

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

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

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

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艦車

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

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

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

曰獨吾鬪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

徐廣曰丁劣反

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

物髡刑復髡之罰以獄有  
頭初宋平定之

少也止也  
至也止也  
至也止也

胡子以義自立不受侵辱  
重於然諾者也

復之久也止也

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賛曰以私相問公曰正義曰泄姓臣之邑字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箇輿前徐廣曰箇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箇音峻爲箇郭璞二王書注云箇舉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主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

張耳陳旼列傳

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吭遂死常昭曰吭咽也索隱曰蘇林云吭頸大脉當此俗所謂胡脉音卜郎反蕭説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常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開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

通鑑工荀悅論曰荀高首爲亂謀殺主之狀謂之謀殺難能證明其事亮不察大逆私行不贖公罪  
春秋之義大居正正居正爲大義謂無據可也正居正爲大義古者社廟以天子貴高祖以亡君使荀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荀高之罪也

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母號而封  
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  
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偃爲南宮侯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偃樂昌侯名壽  
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諱武侯張

張耳陳餘列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壯傳所稱賢者其實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漢書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  
在貧賤時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用字宛云然措  
爾也謂諾相信雖死不顧也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志年羈旅抄本作私利  
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未成亹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漢書列傳第十三  
書曰故魏六國時魏之

家漢書序唐人宋人宋  
子之子者之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  
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秦滅魏遷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  
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秦滅魏遷

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

于放反正義曰王咎往從之陳王使

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  
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

今

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

齊趙使車各五十

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

遣立咎爲魏王

徐廣曰元年  
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

魏王於臨濟

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  
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

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答

爲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亡走楚

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

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晉在同州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榮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骐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

魏豹彭越列傳

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大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上黨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十三里

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出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

散卒アソコニキリイニル  
車カミ

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  
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  
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  
衆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  
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  
縣令楚縣令  
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  
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豹彭越列傳

抄本游兵定某人幕下  
卷之三十九

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  
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  
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  
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  
渭洲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  
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  
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  
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城皋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在汴州東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爲楚正義曰爲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  
阿縣東二十六里彭越  
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  
陳州太康縣也彭越  
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

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主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音海附西曹濮沂滑並與彭越信又先有改濟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一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毫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

魏豹彭越列傳

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正義曰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

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良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廩蜀青衣文頴曰青衣縣名在蜀境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

抄太僕必有誤

掩之

卷四十一

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賊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里如席卷千里謂往韓傳當作韓傳信字從脫手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唼卷舒正義曰音牒崇猶踐也熟敵語也。索隱曰音牒崇猶踐也熟敵文紀崇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殆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算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魏豹彭越列傳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菹醢何傷

抄声援言不宜属麾下在遠  
成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漢書列傳第四  
樊噲當之不以爲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

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咎繇之後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

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

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駢

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瓊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人

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其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

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廻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

索隱曰曹輩也

獨類也謂陳勝之輩也之輩類也謂陳勝之起也布廻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

魏豹彭越列傳

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

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閭閻城中。

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

壯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

屬項梁。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項梁渡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

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

號為武信君。

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

英布為當陽君。

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

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

黥布列傳

冠古阮及嘗口言其被勇為衆軍之最。

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澗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索隱曰：鄧氏云：閑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閑音紀其反閑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閑之義。

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

縣。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

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  
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  
使者謂讓漢書音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  
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  
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  
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  
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廻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常昭云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餧食之官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

黥布列傳

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荷得見言之而是邪  
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  
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  
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  
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也以爲士卒先大王  
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廻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  
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驅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  
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

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

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

以漢爲弱也

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索隱曰真

猶彼也以不以其身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

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

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統邊

隴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

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良曰從齊還當

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梁在楚漢之中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

徐廣曰情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

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

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

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

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文頴曰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

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

成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索隱曰走布音奏向也

布

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卅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墳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

樊布列傳

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平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忍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

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俟伺旁郡  
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姪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貴  
蒜對門徐康曰貴音肥○人姓名也姪數如醫家貴蒜自以爲侍  
中廡厚餽遺從姪飲醫家姪侍王從容語次譽蒜長者  
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蒜恐稱病  
王愈怒欲捕蒜蒜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蒜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  
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蒜使  
人微一作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蒜以罪亡上變固已  
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蒜家發兵反  
反書聞上廡赦貴蒜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

黥布列傳

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  
而王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而貴之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  
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  
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  
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筭之計可問  
上廡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  
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眠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  
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賓都吳蘇州閩閬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弁交都徐州下邳并

晉書  
卷之六  
目錄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大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沙正義曰：今潭州。陸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相潭新論曰：世有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甚，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避要以爭便，求利故勝。真狐疑湏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罿，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避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罿者也。

索隱曰：罪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

史記列傳

謂本草學

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曰：故城在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楚州盱眙縣始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

○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恋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鄼西會甄

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  
反韋昭云鄼之鄉名漢書

城

鄧侯

地名也

作審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鄼

音遂瑞反

布兵精甚上廻壁庸

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

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

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劉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

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

陽

索隱曰番陽都縣之鄉也

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

陽縣北百五十步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蕡赫

爲期思侯

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

六人

黥布列傳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累也

索隱曰拔音項氏之白曷反疾也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爲壯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姬媚生息

竟以滅國

云成結寵妾姬媚之誅又論衡云姬夫媚婦

則媚是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實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姬媚是媚也一云男姬曰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爲羽疑

歸受漢杖

賈蒜見毀

辛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